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现代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 的基础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美]埃德温·多兰 主编

[美]伊斯雷尔·科兹纳 穆雷·罗斯巴德等 著

王文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現代奧地利 學派經濟學 的基礎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Edited by
Ludwig Lachmann, Hans-Hermann
Hahn, and Robert C. Marsh

THE FOUNDATIONS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基础

[美] 埃德温·多兰 主编

[美] 伊斯雷尔·科兹纳 穆雷·罗斯巴德等 著

王文玉 译

李华芳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 (美) 多兰编; 王文玉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6

书名原文: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ISBN 978 - 7 - 308 - 05903 - 9

I. 现… II. ①多…②王… III. 新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
IV. F09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4174 号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美) 多兰编 王文玉译

策划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朱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出 品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中心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8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5903 - 9

定 价 24.00 元

前 言

1974年，人文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赞助了首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讨会。会议在佛蒙特州南罗约敦（South Royalton）的罗约敦学院（Royalton College）举行，来自美国各地和其他三大洲约五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聆听了科兹纳（Israel M. Kirzner）、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和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关于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概论，向二战后统治经济科学的凯恩斯—新古典正统发起了挑战。

每位演讲者都关注这样两个一般问题：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理论的突出贡献是什么？今天的奥地利学派的重要问题和新方向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集已不仅仅是一本会议录，还具有了宣言和辅助教材的性质。

对南罗约敦会议的热情响应表明，有百年历史的奥地利学派传统正在迈入影响力日盛的新时代。奥地利学派和与之竞争的正统学派都源于1870年代发生的经济科学的重建。那个时期的“边际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标志着斯密、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创立的古典经济学的崩溃。之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现了若干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是马歇尔。马歇尔的所谓新古典学派及其追随者很快成了新的正统。在这个过程中，它吸收了另两个独立出现的主要流派的贡献，其中

2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一支是英国的杰文斯，另一个支是瑞士的瓦尔拉斯。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边际革命正沿着另一个方向前进。1871年，门格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不久，威克塞尔和庞巴维克加入他的行列，并一同创立了奥地利学派。虽然奥地利学派未能取得国际性的统治地位，却保持着它自身的独有特征，没有完全被新古典主义所吸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它继续吸引了为数不多但极其活跃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

大萧条深深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危机的程度之深和时间之长远超出了正统理论家的预期。政府政策制定者不能在当时的教课书中找到充足的建议，职业经济学家正在寻找新的理论见解。有两位有望成为领军人物的主要候选人，一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另一位是马歇尔最杰出的学生凯恩斯。至30年代末，凯恩斯体系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而奥地利学派在一段辉煌之后被遗弃，继续着一个地位相对低微的独立的进程。

在二战后不久，新古典主义，通过与凯恩斯学派的逐步结合，证明了它的顺应力和适应性。在当时看来十分激进的凯恩斯的著作，时至今日还在被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修正，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曾一度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两大思想阵营的带头人，他们的研究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

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是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在美国的全盛期。凯恩斯主义者和最主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自信有能力“调控”经济，使其永远免于萧条。现在，在70年代通胀引起的衰退中，人们开始起疑，并提出了新问题。本书收录的论文正体现了这些质疑和问题。所有学院派的经济学家都将对对这些文章的阅读中受益。

不少组织和个人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和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首先，要感谢人文研究所为这次会议和本书的准备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人文研究所的乔治·皮尔森（George Pearson）和肯尼斯·泰布里顿（Kenneth Templeton）是这次会议自始至终的推动

者，而且我十分感激他们任命我担任大会主持人和会议录的编辑。

一周会议的成功举行也归功于罗约敦学院，作为会议承办单位，该院负担了在当地的安排工作。院长多利亚（Anthony N. Doria）与职员德威特（Kilby Dewitt）和雅克比（Athena Jacobi）不知疲倦地工作，确保了学院的设施可任由与会者使用。还要感谢邻近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在地方上做的辅助安排。

我还要感谢向会议提供论文者的热情合作，他们按照计划准备了文稿并授权我收录于本书之中。奥德利斯库（Gerald P. O'Driscoll, Jr.）和舍诺伊（Sudha R. Shenoy）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参与了每次会议最后的讨论。我要感谢他们同意专门为本书准备一篇文章，讨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在今天的滞胀问题中的应用。最后，我十分感谢劳伦斯·莫斯（Laurence S. Moss）为本书原稿的准备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他主编的“经济理论研究”丛书中的一部。

埃德温·多兰（Edwin G. Dolan）

佛蒙特州南罗约敦

1975年6月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篇 导 论

作为非常规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埃德温·多兰 / 3

第二篇 理论与方法

人类行为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

穆雷·罗斯巴德 / 17

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

伊斯雷尔·科兹纳 / 38

奥地利学派历史背景之新论

穆雷·罗斯巴德 / 49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和伦理学含意

伊斯雷尔·科兹纳 / 70

2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人类行为学、价值判断和公共政策

穆雷·罗斯巴德 / 82

第三篇 应用

均衡与市场过程

伊斯雷尔·科兹纳 / 105

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市场过程

路德维希·拉赫曼 / 114

资本理论

伊斯雷尔·科兹纳 / 120

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路德维希·拉赫曼 / 130

走向对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路德维希·拉赫曼 / 136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

穆雷·罗斯巴德 / 142

通货膨胀、衰退和滞胀

小杰拉德·奥德利斯库 苏达·舍诺伊 / 163

第四篇 结语

新李嘉图式反革命时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路德维希·拉赫曼 / 189

精选参考文献目录 / 197

第一篇 导 论

作为非常规科学的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

埃德温·多兰

库恩 (Thomas Kuhn) 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0) 一书中对常规科学 (Normal Science) 和非常规科学 (Extraordinary Science) 做了区分。常规科学是一个学者群体的日常研究活动, 他们工作和相互交流的基础是库恩所称这门科学的“范式”中所包含的公认原理和方法。有时, 这样一门科学会发生革命性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现行的范式会被一个新的范式取代。探索和建立新范式的工作被称为非常规科学。

这里, 我们无需争论库恩的分析是否严格适用于社会科学, 权且把他的工作当作有益的类比和比喻。采用这个方法, 我们发现, 在当代经济学中, 代表常规科学的是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框架内的工作。我们能轻易列出常规科学的很多特点。经济学家们的相互交流主要依靠的是代表着对知识有所贡献的期刊文章, 而不是关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有牢固确立的教科书传统, 学生们只是在他们训练的高级阶段才粗略地接触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的原著。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是确定显著的经验事实, 把事实和理论对照, 并扩展理论的应用领域, 很少关心什么构成一个正确的问题或什么构成经济分析中一个正确的解之类的基本问题。争论是有的, 但在争论的背后, 原则上人们对用什么类型的证据和思维方式来解决

4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争论具有一致意见。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这本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著作的作者们的言行像是从事非常规科学的人。相比而言，他们写出了较多的著作，而在现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他们不写教科书，他们的学生直接向大师们学习。他们都十分重视方法论和哲学基础。非常规科学的标签之所以最适合他们的著作，还因为他们有如下共同信念：正统经济学即将崩溃，因为它不能为今天的经济社会提供一个一致并且清晰的解释。

然而，当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者们，不会仅仅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自我形象而承认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非常规科学地位。另一些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正统范式的最主要发言人弗里德曼。在南罗约敦会议上，弗里德曼提出了令听众震惊的大胆断言：“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优秀的经济学和糟糕的经济学。”他继续解释说，他无意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贬低为糟糕的经济学，而是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是哈耶克）的真正价值和原创性的贡献可以平稳地结合到主流经济理论之中。

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地位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事实上，这本书中的文章就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充分的论据。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否真的有一个和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正统截然不同的范式。这是因为，正如库恩所强调的那样，一门非常规科学决不能简单地是对现有常规科学范式的批判，它必须给出一个新的范式。

在分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依照库恩，我将集中关注一个范式必须有的三个特殊功能。第一，一个范式必须告诉研究者这个世界包括和不包括哪些类型的实体。第二，一个范式必须界定，对于即将诞生的这门科学来说，什么东西构成一个合理的问题。第三，它必须详细说明这些问题的求解方法。

奥地利学派作家最坚守的方法论原则是，经济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是个人行动。正如罗斯巴德所说明的那样，整个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逻辑推导，即：人的确从事有目的的行动 [罗斯巴德，“人类行为学”（提到本书中的文章时，使用缩写形式）]。

正如奥地利学派理论家所使用的那样，行动（action）一词有一个严格的技术意义，而理解这个意义的最好方式是将其与事件（event）进行对比。一个事件可以被看做“恰好发生了的”事情——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个变化，比如一块石头从悬崖上落下并砸死了史密斯。相反，一个行动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有目的地干预事件的“自然”进程，比如琼斯为了杀死正站在悬崖下面的史密斯而推下一块石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行动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事件，即那块石头落下来杀死了史密斯。第二个要素隐含在如下反事实命题（counterfactual proposition）之中：倘若琼斯没有为了达到他的谋杀目的而介入这个情况，那块石头就不会落下，史密斯就会活着。对正统经济学家，由于受实证主义（positivist）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t）方法论原则影响，行动的概念使其心神不宁，原因是行动的第二个要素即反事实命题不可直接观测。结果，正统理论倾向于仅仅研究可观测事件和事件之间的所谓经验关系。与正统思想家明显不同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相信，事件意义上的经济现象不能说出全部故事，因为它必定忽视现实的一个重要成分——有目的的行动（见科兹纳，“论方法”）。

与此同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批判正统作家们在他们的基本实体集合中忽视了有目的的行动，批判他们允许一些不合理的结构进入他们的经济理论。奥地利学派作家是宏观经济总量的典型批判者，尤其当这些宏观经济总量出现在用数学表达的论点中，意味着总量之间的函数及（或）因果关系时。资本量的概念被特别挑选出来，从这个方面加以批判（见拉赫曼，“批判”）。

科兹纳在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中认真讨论了什么东西构成一个适合于分析的合理问题（见他的“论方法”）。科兹纳发现，奥地利学派传统给经济学规定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

6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务是“使这个世界能够用人的行动加以解释”。第二个任务是“解释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如何能通过社会相互影响而产生无意的结果”，并探索这些无意的结果。这些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比正统经济学所从事的任务更有雄心。奥地利学派的解释比正统解释更有雄心，意思是用人的目的描述的图画要比用事件描述的图画更完全。奥地利学派的事业更有雄心，还因为它坚持揭示社会现象中起作用真正因果关系，不满足于简单地建立可疑的统计总量之间的经验规律。

同时，奥地利学派的解释体系又不那么有雄心，因为他们并不试图确定经济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事实上，奥地利学派拒绝把此类数量关系包括在合理的经济问题范围之内。正如罗斯巴德在他的“人类行为学”一文中得意地引用的米塞斯的一段话所指出的那样：

无法测量，不是因为缺乏测量的技术方法，而是因为不存在不变关系。……经济学并不像……实证主义者再三强调的那样，因为尚未成为“定量科学”而落后。它不是定量科学，也不测量，原因是不存在常量。[米塞斯，*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55 - 56]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他们使用的实体，决定了奥地利学派范式所允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是通过文字演绎推理讲述少数几个基本公理的逻辑含意。这些公理中的第一个是人的有目的行动。辅助性的公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和能力；行动经由时间发生；人从经验中学习。关于这些公理的认识论地位，在奥地利学派内部有争议，但罗斯巴德的立场——即这些公理在最后的分析中是经验的——似乎是最可接受的（见他的“人类行为学”）。

接受奥地利学派的范式，意味着彻底拒绝以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的工具。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地利学派认为计量经济学不是有助于发现或确定经济规律的工具。首先，由于推论出经济规律的这些公理被当作是断然真实的，除非推论过程中有错误，理论自身也必定是真实的，从而无法也无需用统计方法加以证伪。第二，奥地利学派理论是用行动描述的，正如上面论述的那样，行动包含一个反事实要素（counterfactual element），从原理上说，它不服从直接观测或证实。最后，经济生活中没有常量，这使确定此类常量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理论上，这些是奥地利学派自称具有科学革命性的范式的特征，声称要取代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正统范式。这个范式是否仍然是一个空洞的计划，是否有可用于取代常规科学传统的实质内容，取决于它在具体分析问题时的应用。牢记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展现的奥地利学派近期对价格和市场、资本、货币经济波动理论的贡献。

在正统理论家所称“微观经济学”的这个主要领域中，科兹纳作出了几个新的重要贡献。在他的《竞争和企业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一书和他的“均衡与市场过程”一文中，科兹纳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过于注重详细说明一般均衡的形式上的条件，很少理解实际市场过程，即在市场不均衡时，通过市场过程，资源从价值低的用途转移到价值高的用途。（拉赫曼在其“核心概念”一文中比科兹纳走得更远，干脆否认均衡概念的实际意义。）在科兹纳看来，要理解市场过程，必须区别两类经济决策。第一类决策是他所称“罗宾斯的有效利用（economizing）”，即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已知可利用的资源去达到既定目的，目标是使这些资源的利用达到一种状态，其中一个边际单位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不能带来净利益。第二类决策是企业的决策，即对以前未知的贱买贵卖的机会保持警觉，这样的机会出现在罗宾斯的有效利用者的有计划活动没有得到完美协调的情况之中。一

8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个单纯地在罗宾斯的有效利用资源意义上表述的理论至多能够说明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价格—数量结构。但是，只有引入企业家的行动，才能解释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所依据的信息和预期的有条理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引导他们向假设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关系做调整。

通过对比一般均衡理论和市场过程理论，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正统范式和奥地利学派范式之间的区别。一般均衡理论给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若干有吸引力的难题，尤其是那些希望展现自己的数学技巧的人。至少从原理上说，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变量是可经验地观测的，而且罗宾斯的有效利用者做出的决策能够被巧妙和精确地用数学概念表达出来。但是，从倾向于用人的行动来解释世界的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的观点看，一般均衡的难题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像科兹纳那样的著者，并没有因为企业家的决策过程不容易用数学概念表达而受阻，运用自己的文字演绎分析技巧，给出了很多有用见解。

由于担心均衡和市场过程问题被认为没有实际意义，科兹纳便通过讨论广告的作用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给定信息和完全竞争下的决策，难以在经济世界中给广告找一个位置。理论的这一不整洁常常导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政策层面上批评广告。科兹纳的分析，至少使广告成了市场过程中企业家任务的一个主要部分，为支持广告的不同态度提供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转向近期奥地利学派在资本理论方面的工作，尤其关注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的本质和可测量性问题。依照经济学家们的资本定义，希克斯把经济学家宽泛地分为两类。^[1]（科兹纳，“资本理论”。）依照希克斯，“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s）认为，资本存量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品存量。这个观点的

[1] 见 Hicks, "Capital Controversies: Ancient and Moder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May 1974): 307-316.